我住了大半辈子的旧金山，一年到头，只在冬天一两个月下雨

“生命，就是等一场雨”

□刘荒田[美国]

作家、评论家杨秋生在微信朋友圈提及，她先生写了一首诗，题目为《生命，就是等一场雨》。我顿时心动，断定这首诗大有看头。她和她先生是我的朋友，后者在美国拿到理工博士，然后在硅谷创业成功，退休后来个华丽转身，爱上写感性的诗。我读过一些，都是逸兴遄飞的上品。这一首，我本可以向他讨来拜读，但且按捺好奇心，自行琢磨。

碰巧窗外正下着雨。加州苦旱三年，水源日见干涸，限制用水已久，下一步会控制得更严。如今好了，一连六七天，雨声不绝于耳。把滂沱大雨等来，哪怕街道和高速公路被淹，交通停摆，依然不敢不欣喜。当然，这是暂时的，“生命”所等的“一场雨”，不可能胶着于物质、功利。

那么，“等”什么？不可能等暴风雨。它只会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。高尔基在名作《海燕之歌》中呼唤：“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”我可没这能耐。只能是短时间的中雨，而小雨最宜。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，说的就是这意境。“不归”的雨中人干什么？且看恋爱，余光中的散文名篇《听听那冷雨》这般描写：

“跟女友共一把雨伞，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。最好是初恋，有点兴奋，更有点不好意思，若即若离之间，雨不妨下大一点。真正初恋，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，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，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，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。”

我住了大半辈子的旧金山，一年到头，只在冬天一两个月下雨。物以稀为贵，雨中无论走路还是驾车，都有妙不可言之趣。从门角拿出蒙尘的伞，按一下柄上的按钮，嘭的一响不乏“天生我才”的豪迈。伞上的声籁，脚下奔流的水。被晒蔫的矢车菊和薰衣草，顿时抖擞精神。花旗松的叶子，成了光泽迷离的针簇。沿绿化带走下去，恍惚间，走进故土的祖屋，地面的橙红色介砖印上清晰的脚印。牛的哞哞和青蛙的咽咽在远处呼应。如果驾车，蒋捷词云：“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”车子就是“客舟”，雨拨如扇，为你打开一个移动中的世界。

加州是以阳光丰沛著称的。明亮是它的基调，只有来了雨，才让我等食古不化的过气人物重温蕴藉之境。人行道旁，丛丛蔷薇，吸引我俯身。花瓣上的水珠，不安分地滑动。碰巧，头上的电线栖息一对鹧鸪，数声咕咕。我停伫多时，因被氤氲的水汽灌至微醺。

此生和雨的缘，能忆及的，终归是片段。雨虽成线，却无法贯串被大洋分隔的人生。然而，贾博士诗中的雨，为何够格用一生来等呢？揣测之后，我请秋生把原作发给我，看我的雨思和他的诗有没有重叠处。

诗收到了，一读，竟是南辕北辙。一首匠心独运的现代诗，读它是一场可爱的“对决”。我反复品味，得出初步结论：这一首“旅行的诗”，写雨和人从对撞到融合。起先，极写雨的气势，水花是“河神的倾城之恋”，冰雹随之，万物俯伏。然后，诗人挺身而出：“雨下得这么野，我决定，以诗存证”。雨在前带路，诗人举步难行，因为蓝天也在泥中。雨在燃烧，诗“在泥中成了莲花”。雨停了，诗人迷失了方向……

原来，诗人迎来的并非普通的雨，而是路上电光石火的体验，“生命，就是在等这一场雨/一片树叶像是蜥蜴裂开了背。”一次全力以赴的恋爱足以囊括一生之爱，一次搭22号公车遇雨的经历，乃是此生全部情感投入的“灵魂出窍”。

我所列举的各种可能，没有纳入这一种巅峰体验，所以失败了。

我们一边锯牛扒，一边听他侃侃谈起在美国当文科教授的难处

刘绍铭的香港情怀

□潘耀明

与刘绍铭教授相交，溯自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参加1983年度美国“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”活动。那年深秋，聂华苓在家举办一次华人作家盛大聚会，除了与会的华人作家吴祖光、王安忆、茹志鹃、陈映真、七等生及笔者外，还邀请了来自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刘绍铭、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、加州的叶维廉伉俪等，还有谙熟中文的韩国诗人、汉学家、在爱荷华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许世旭教授一家及几位海峡两岸留学生。

席间，也许同样是来自香港的缘故，刘绍铭主动找我聊天，我们用广东话交谈，备感亲切。

那年冬季，他让我到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一叙，由他出路费及安排住宿。

威斯康辛大学的冬天比爱荷华还凛冽，雪花纷飞，给这所公立常春藤大学披上白皑皑的银装。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校区比起爱荷华大学还要大，威大的文理学院名气颇大，涵盖了文学、人类科学、自然科学（生物）和社会科学等领域。抵达当晚，刘绍铭请我在一家有名的西餐厅吃牛扒。我们一边锯牛扒，一边听他侃侃谈起在美国当文科教授的难处。他说在美国文科教授收入很低微，与香港大学同等教授薪酬比较，可以用“鸡髀与牛髀”形容之。他老人家是拿他的稿费来请客，靠一份微薄的薪酬根本请不起吃牛扒。他这一番话，让我在锯牛扒的同时，丝丝缕缕的负疚感从脊背油然而生。

因在威大只逗留一天一夜，我来之前已与同在威大的东方语言及历史系的周策纵教授通了电话，让刘绍铭代约一晤。刘绍铭听罢为之黯然作色，说他与周策纵平素没有来往，他只可负责把我载到周策纵住家门口，其他便不管了。事后我才知道他与周教授之间有龃龉，到底肇因是什么，到现在我也弄不清。

因这趟威大之行，才认识到刘绍铭还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。

后来刘绍铭在香港岭南大学执教鞭，来往较多，发觉他是一个颇有香港情怀的人。

早年我为他再版《吃马铃薯的日子》（香港三联书店），出版过他的《遣愚衷》（收入《海外文丛》，香港三联书店），后主编《明报月刊》时还刊登他的《旧时香港》等一些文章。《吃马铃薯的日子》是记叙他童年在香港做学徒及刻苦求学的艰辛，后者是写50年代香港前尘往事——从睇相志事的火水灯看相，到飞机榄小贩的抛榄绝技，乃至半文半白的西片“传译”、拍屁股的“艳情小说”……前尘往事历历，跃然纸上。相信中年或以上读者读后无不抚首低回。

刘绍铭写夏志清“拒绝见风转舵，曲学阿世”，所以有“夏志清总也不老”之说。刘绍铭认为夏志清旺盛的生命力，靠的是“restless”的文学基因。当然，作为刘绍铭的读者，也真希望“刘绍铭总也不老”。想不到之前他还通知《明报月刊》编辑，他正在写回忆录，希望在《明报月刊》刊登。后来从舒非口中转述他的新夫人司徒女士说，回忆录只开了笔，便因身体不适搁下，令人深感遗憾！

刘绍铭的好友兼酒友戴天已先一步升仙，相信他们在天国重逢，把酒言欢，一点也不会寂寞。

（本文转载自《明月湾区》2023年3月号）

滚动的铁环，流逝的时光

铁环上的童年

□朱东锷

滚铁环是儿时我和小伙伴们常玩的一种游戏。

铁环的制作很简单，找一根比火柴棍稍粗的铁线，把它弯曲成一个直径约50至60厘米的圆圈，将铁线两端交接口固定焊牢，焊接这道工序是请公社电工——那时家住公社大院里——或者是每月走街串巷的修补匠完成的。把焊接口的棱角磨平，铁环就做成了。然后再剪一根长一米左右的铁线，用钳子将铁线的一端弯成U字形，一支铁线做柄的推杆就能带给我们无比快乐。有的小伙伴专门锯一截竹管或圆木，将铁线的另一端嵌进去做手柄；有的小伙伴只用铁线做一个顶头的U字形铁钩子，然后将铁钩子插进长竹竿里，用竹竿做柄更美观；还有的在铁环上套上几个小环，铁环滚动时一路交响。

公社大院里有一个篮球场，公社大门外，有一条东西走向两车道宽的泥土路，大门右方围墙边有一条南北向3米多宽的村道，村道西边是一条小溪和一片稻田。田埂连着长满野花野草的土坡，土坡约8米高，坡顶是铺着沥青的两车宽的106国道。泥土路与村道在公社大门右前方约20米斜坡处交汇成十字路口，路口开始，泥土路连接国道的一段斜坡也铺着沥青。

篮球场、泥土路、村道、斜坡、国道，都是我们滚铁环的天然场地。

滚铁环时，左手持铁环，右手握着长柄，U形铁钩子托住铁环底部，长柄搭上铁环保持平衡，左手持铁环配合右手U形铁钩发力将铁环贴地面向前推送，铁环滚动，我们一边跟着铁环奔跑，一边用握长柄的右手，通过U形铁钩和长柄控制铁环滚动的方向和速度，U形长柄就是方向盘、船舵和传动轴，铁环滚动的快慢、向前向后、往左往右，全在于U形长柄的操控。

看花容易绣花难，滚铁环最讲究的是平衡。开始滚铁环，难免铁环刚着地就哐啷倒地，就像开汽车，刚起步就熄火。一次一次练习，慢慢掌握技巧控制平衡，铁环在手上，如臂使指，单手操作也行动自如。上坡奔跑如飞，下坡宛若飞翔，坑坑洼洼的泥土路、凹凸不平的村巷如履平地，直线、斜线、弧线、U形线收发自如，倒退滚动丝毫无阻。

滚铁环可以个人活动，可以集体竞赛。单独滚铁环犹如自驾车自有乐趣，集体竞赛则更加热闹快乐。可以50米、100米或200米竞速，最快到达终点者胜；可以100米或200米障碍赛，绕树丛、过独木桥，我和小伙伴们常以篮球架为障碍，从一边的篮球架开始滚动铁环，绕罚球线的弧圈、绕中线的圆圈、围着篮球架U型转圈再滚动回来，铁环倒地为输，比赛谁推得远、推得快。也可以4×100米接力，比速度，先到者赢；比慢，慢且不倒为胜。赛场上，铁环滚动，选手们奔走如飞，尘土四起；或聚精会神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摇晃的铁环，围观的孩子们指指点点，拍着手大呼小叫，喝彩欢呼，热闹非凡。

铁环滚动中，奔跑中，我们在成长。上学了，有一段时间，上学路上，我们还一路滚动铁环，在铁环滚动中上学路程也变短了。小学三年级的暑假，把一根扁担横着绑在28寸的自行车尾架上，我学会了从自行车横梁的三角架伸腿过去踩自行车，这以后，铁环慢慢在角落里被冷落被遗忘。

再次看到铁环已经是三十多年后了，难得休息的一个周日，陪即将告别幼儿园的孩子到家附近的东湖公园玩，在湖边一个射击气球的摊子里看到摆卖的铁环，本想买一对铁环给孩子玩，但随着铁环哐啷倒地，孩子再也不愿意捡起来。这以后，一晃又是十多年没有再见到过铁环……

滚动的铁环，流逝的时光，回不去的快乐童年。

百合花开（国画） □苏小华

宠而不惊，弃而不伤

张颂文的坚持

□龙建雄

我被张颂文的传奇成长经历深深吸引。

从广东韶关农村走出来的张颂文，17岁职高毕业开始打工，做过印刷厂的服务员、酒水销售员、空调工人、酒店服务员，不仅做酒店经理，还做导游，曾获评过“广东省最好的导游”。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之后，张颂文游历于各大剧组之间找戏演，遗憾的是，三年之间共有800多个剧组拒绝他，他连房租都付不起，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。张颂文感到很失望，也想到过放弃，但幸运的是，有老师鼓励他：“既然北京电影学院录取你当学生，就说明你适合当演员，绝对不要放弃！”就这样，张颂文一直默默坚守心中挚爱，参演各种不起眼的配角。他争取把每个小角色都演绎得十分有穿透力，直到2023年春节期间全民追剧《狂飙》。

从24岁参加表演班，如今47岁，张颂文一路坎坷，一路进步，绝对是演艺圈垫底的存在。彻底“红了”的张颂文在知道很多人把他当励志偶像时，他表示自己会继续努力，绝不背叛大家。这在我看来，与其是说电视剧《狂飙》帮助张颂文成了耀眼的“明星”，倒不如说是张颂文自己一路帮自己走进大众视线。

孟子言：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”这段话生动地讲明了精英人物常常要经受苦难、匮乏、逆境的磨炼和锻造。许多伟大或是传奇人物都不是一帆风顺成长起来的，他们的力量恰恰是在逆境中被激发出来。人的一辈子，要是能够顺其自然地做事，自然而然地处世，心智豁达明了，心境洞若观火，凡事不多去胡缠乱扯，不与他人较劲硬掰，果断另辟蹊径寻得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获得新的一种成功，便称得上是智慧之人。

800多次被拒对于张颂文来说，绝对是一笔宝贵的人生阅历财富。常言道“知耻而后勇”，明白自己的欠缺所在并勇敢地弥补它，于是，我们从张颂文这样的“狠人”身上看到希望。

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不难总结出一些普世的道理，那些被我们称之为“生活强者”“人生赢家”的人，他们总是在最紧要的关键时刻拿定自己的主意坚毅前行。当然，这不意味着可以自信到盲目自大，将别人的意见拒之门外；他们坚强的人生路径会告诉观众朋友，他们是有原则有理念的个体，想好了就会去付诸行动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

宠而不惊，弃而不伤。拥有这样精神境界的人淡定、从容、坚韧，从不起眼的地方起步，从点滴细小事情做起，他慢慢会成为讨人喜欢的人，也是注定会走向成功的人。

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如雷贯耳，它曾有“中华第一街”之誉

一条陌生又熟悉的街

□谭健强

说起广州海珠区南华西街，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如雷贯耳，它曾有“中华第一街”之誉。从牌坊进来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旁林立的碑刻，这样的碑刻分布在街区的多个当眼处，据说总数超过了80块。有顶级书法家的墨宝，更有国家领导人的题字，琳琅满目。放眼全国，估计没有哪条街能有这样规模、规格的一个碑林，无声地讲述亮眼的历史。如我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不知路过多少回，但真正走进它的主街区，认真走街串巷看看聊聊，还是头一次。

92岁的她，个子不高，看上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太，却依旧腿脚灵便，说话清晰有力，有条有理。她几乎每天去离此不远处的滨江长堤散步，还在做志愿者，关心社区事务，为社区做力所能及的事。街坊邻里都叫她“球姐”——前居委主任，三十多年前托婴所的创办人和亲力亲为者。

“不好意思，打扰到你们参观了。”一声道歉，来自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——中年男子，戴着头盔，以至我们没看清他的脸。这一声道歉语调平和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彬彬有礼。我们十几个人相约而来这里打卡，正在不宽敞的巷子里走走看看，惊叹于麻石街的古朴，两边晚清、民国时期老房子的整饰如新，街道的整洁干净，无意中堵住了巷子，挡了他的路——他已经默默等了我们一会儿。我们赶快让道。一路上，类似的情形发生过几次，温文尔雅间，我有些小感动。

这是垃圾分类投放点吗？不像。它们像贴墙的单边亭子间，上有从墙上飘出的檐顶，岭南特色的屋檐那种。它们像一方一方的花架，一盆盆绿色植物青翠欲滴，仿佛间有如置身花园。它们像一个一个花架下的储物箱子，闲时收闭起来不见真身，用时一个一个打开分类收纳垃圾。这样的“亭子间”据说有近90个，分布于社区街巷，都像新建的一般，嗅不到任何异味。

……

问过一些90后、00后年轻人，他们对这条街已经很少乃至没有关注了。

走进这条街，我们惊奇地发现，原来这里还可以说是广州“河南地”（海珠区）商业、文化的发祥地，开基业已两百多年。这里还有当年十三行富商大兴土木的建筑遗存，如潘家大院，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、何香凝夫妇新婚时居住的故居“双清楼”。走过遮风挡雨的骑楼路，望见古风弥漫的漱珠桥，不远处是名刹海幢寺，邓世昌故居……

这样一条街既陌生又熟悉。不过，正是在它名扬四海几十年后，还能让人有所触动，难能可贵。但愿有更多街区，都能如我此时此地的所见所闻，都有这样时时处处动人的真情实景，还有故事。

女神（国画） □陈福耀

人生境况，两个年代的韵味

个中感喟，映射出的是两种

甜蜜采撷

□杨德振

儿时，我非常喜欢吃甜食。除了硬邦邦的粒粒糖以外，白砂糖、红砂糖泡的水，乃至糖精做成的糖水、降暑用的云丹泡的水，我都能喝它个几大碗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在大别山农村地区，吃砂糖要凭票购买，一家一户几个月才能分到一张糖票，而这张珍贵的糖票，父母亲既舍不得自己买糖来冲水喝，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，那就是“买不起”：用一元钱买一斤白砂糖，他们觉得不如买五斤半盐巴来吃更划算、更实用、更迫切。因此，分得的糖票不是直接换柴油票，就是买好白砂糖赶至亲的礼了。总之，家里是长年累月见不到糖，更别说想吃到什么甜食、喝到什么糖水了。

爷爷、奶奶与父母亲分了家，两家相距100米的距离；因此，我便总往爷爷、奶奶家跑，二三岁的孩子，要下一个坎、上一个坎，还要经过一个大鱼塘边，我没有丝毫畏惧，只想着到奶奶家要糖吃。

刚开始，奶奶很大方，有时存下来零散粒粒糖总是给我一、两颗，如果没有，就用白砂糖就着开水，泡一大碗糖水给我喝。去的次数多了，奶奶也不耐烦，她把白砂糖藏起来，说：“没糖了。”我有点失望，看见奶奶梳妆台还有蜂蜜和苹果罐头，不由分说去拿。最后，奶奶把这些“甜品”也都藏起来了。

知道明要不行了，我便趁奶奶外出到菜园摘菜间隙，在她的柜子和箱子上搭上板凳，翻箱倒柜地查找“甜品”的下落。每有收获，迅速“复原”现场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在院子里玩耍。奶奶回来后，看见我“老实”地一个人在自己玩耍，并没有怀疑我。但没过多久，奶奶还是起了疑心，那些藏起来的“甜品”怎么越来越少？继而把我所能“偷”到的甜食都往高处转移，放在空中的篮子里，这下我算是够不着了。

“向内”不行就“向外”。我家四周是山川河流，大自然里有取之不竭的“甜品”：甜的草根、甜的花汁，甜的野果、甜的嫩枝茎、甜的农作物等，都是我们“觊觎”的目标。

大地回春，春光明媚。漫山遍野的茅针，青嫩鲜甜，我和一帮年龄差不多的伙伴们拎着小篮子，上附近的山坡、田野上摘茅针，边摘边嚼，一种深深浅浅的甜味进入口中，香甜无比。

夏天，万木争荣，百花齐放。小伙伴们到河边挖茅根，茅根白白嫩嫩的，一节一节，颇似缩小版的莲藕；我们边挖边用清清的河水洗茅根，洗完直接塞进嘴里，一嚼，甜甜的汁水顿时溢满口腔，颇似凉下来的糖水，味道也是大自然中最接近白砂糖的，它是小伙伴们的“最爱”。

秋天可吃的“甜品”实在太多了，各种野果子都成熟了，野猕猴桃、野“八月渣”、野苹果、野枣、野板栗……数不胜数，吃“腻”了，便变着花样换“口味”。此时，山上的枞树针上也会结出一种颗粒状白色胶粒，平时不屑一顾，但为了换“口味”，我们也爬上枞树撷取一把，摘下颗粒，塞进嘴里，这种颗粒甜得太腻了，吃不了两粒，就感觉“饱了”似的，不愿再吃了。

千里冰封的季节，茶树花开得正劲，一朵又一朵的白茶花蕊中藏着甜如蜜的汁水。每到中午，经过一个上午太阳的照射，花蕊全面开放，中间盛放着一撮汁水，那可是茶树的“精华”，又香又甜。取一支干枯的茅草，插进花蕊里去吸吮，一股清凉沁人心脾的“乳汁”一样的“甜品”便进入舌喉间，那真叫香甜清爽。

如今，我已做爷爷了，小孙子再也不为想吃一颗糖而发愁了；我们也不会任他吃，此时的动机与我爷爷、奶奶当年的动机完全不同。个中感喟，映射出的是两种人生境况，两个年代的韵味。